



主持人语

在这里，你可以讲述自己埋藏已久的故事，倾诉自己不为人知的心声。每周情聊，你来诉说，我来倾听。电话：18937992539(9时至18时)

采访手记

吴岩坚决不肯离开他的小店，哪怕只是一顿饭的工夫。他说吴家开这个店不容易，店里缺人手，他必须守住。

那天中午，我顶着大太阳寻找着他的店。小店在一条无名小巷里，周边是拆了一半的民宅，门庭冷落，毫无生气，一如他的脸。

进行采访时，他10岁的儿子就趴在桌边，饶有兴致地听着。我问他，我们交谈的内容会不会影响到小孩？他说，孩子都知道，由他去。

这个男人似被重物打击过，神态木讷，失魂落魄，说话如梦呓一般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且断断续续、支离破碎的。我不得不再三追问，才能大概明白他的意思。

他的父亲就倒在这个店里，死在他妻子的手里。他说他恨那个女人。这20多年，他的命运就和这样一个女人纠缠在一起，苦痛、沉闷。关于她，他甚至记不起来一件完整的事情。他只记得他的不幸，翻来覆去所表达的，无非就一个意思：她是个神经病。她用她的冷酷，肢解了他的一生。

她消失了两年

两年前，我媳妇离开了家，要去远方打工。走之前，她跟我说，小舅子家要翻盖房子，钱不够，我们作为亲戚该支援一下。我取出了存折上仅剩的两万元给了她。

我以为她把这钱给了小舅子。等到她走之后，我才知道，这笔钱是她带走了。

小舅子告诉我，他是要盖房子，他姐是借给他了二十万元。但仅隔了数日，她就把钱要走了。

她带着这两万元离开洛阳，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。我给她打过两次手机，手机语音提示此号码已停机。她换了新手机号码，没有告

诉我。

她走了很久很久，不曾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，没有来过一封信，甚至都不曾给孩子写过只言片语。

我曾向法院起诉离婚，希望借法律的威力传唤回她，可是她仍然没有出现。我无计可施，只有等待，麻木地等待。我想，她总会回来吧！后来我又想，她不回来也挺好的。

等了两年，漫长的两年，我仿佛已经忘掉了她，忘掉了她曾经带给我的那些伤痛。可她不经意地又出现了，掀起了一场地震后，又走了。

我恨这个女人！

破碎的回忆

倾诉人：吴岩(化名)，43岁
采访人：记者 张丽娜
采访时间：7月16日
采访地点：涧西区某商店



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

对于这个城市来说，我和她都是外乡人。多年以前，我父亲来洛阳做生意，全家人都跟着父亲迁到了洛阳。

更久之前，我和她结了婚。那是命中注定的错误。当时我才20岁，懵懂无知，谈过一个对象，已经定了亲，但后来我打听到那女人有毛病，好像患有癫痫，就退了婚。

退婚之后，媒人将她介绍给了我。她个子不高，相貌普通，初中文化，还比我大两岁。我对这样的女子并不感兴趣，可我父母相中了她，他们看她泼辣又结实，觉得她能“旺夫”，说服我同意了这门亲事。

在我们那个村子，我家的家境算得上是不错的。可是她觉得嫁给我很委屈。我们成亲的那天，她嘟囔着：“养头猪还卖1000多块呢！咱俩结婚，您家才给了俺家1200元彩礼。”

更令她不满的是，我有一个还没出嫁的妹妹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她们俩之间会有那么多矛盾，我也记不清楚她们到底为何事起了争

执。总之，她俩整天为了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吵得鸡飞狗跳。她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向我告状，希望我能为她撑腰。我不知道该如何给她撑腰，难道把我妹打一顿？

好在我妹终于嫁出去了，而且嫁到了外地，三年两载才回娘家一次。我终于不必再为给谁撑腰发愁。

但我们的日子并未因此而消停。

我想吃顿面条，她说她要吃菜馍，想吃你自己去做。于是我俩只好各做各的、各吃各的。

她嫌我脏，衣服穿得随便便，所以她就洗自己的衣服，我的衣服得我自己洗。她说我没有情调，不会哄人，生气了总是沉默不语，掉头走掉。所以她没心情跟我睡一张床。即便是有了孩子后，我俩名义上是夫妻，却无半分恩爱情意。

她个性强、爱较真，三天两头挑毛病，似乎我身上没有半点她看起来顺眼儿的地方。

我和她之间没有第三者，但我们的婚姻一直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。

她气死了我父亲

来到洛阳之后，我的母亲因病去世。我妹闻讯后从外地赶回来奔丧。父亲沉痛地说，他老了，希望儿女们都能在身边。言外之意，就是希望我妹妹能回到洛阳定居。

我妹妹同意了。可她心里闹起了别扭。就在我妹到洛阳的第二个月，姑嫂俩因为一点琐事吵了一架，她说她在洛阳呆不下去了，要出去打工挣钱，然后一走就是两年。她走后，我心灰意冷，不愿留在家中，去广州打工了。

今年年初，父亲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她回家了！我急忙往家里打电话。我有一大堆话想问她，比如这两年她去了哪里，为什么那么狠心，竟然两年不和我联系。由于我心里很愤怒，感到一种被冷落、被遗忘的屈辱，所以我什么都

没问，只是冷冷地嘱咐她在家照顾好父亲和孩子，没想到她的态度比我更冷。

过了数日，父亲又给我打来电话，说：“我看你跟这女人过不成。咱家的生意，她不管不问。我老了，也没力气看店，关门算了。”又过了数日，儿子给我打电话，说他爷爷死了，是被他妈妈打死的。

我父亲今年68岁，患心脏病多年，如果受了大的刺激，是有辞世的可能。我半信半疑，连夜赶回洛阳，却见噩梦竟成现实，父亲已被送往火葬场。

据知情人讲，她质疑“老爷子手里有一二十万元，捏着不传给儿子”，又偏袒闺女、欺负儿媳，冲着老人骂骂咧咧。我父亲脾气也不好，大概回骂了她两句，她发了疯，

上前与我父亲扭打起来……老人旧病发作，当场气绝身亡。

那些日子，我活在噩梦里醒不过来。我不相信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我的媳妇气死了我的父亲，我该悲痛、心碎，还是该愤怒、绝望？

我要杀了她吗？我根本就见不着她。事发后她到公安机关自首了，被关进了看守所，等待法律的审判。

这使我更加恨她！她为什么不逃？逃得远远的，谁也抓不住她。她这样被关进去了，我们的孩子咋办？派出所的民警找了我好几次，要调查取证，我都躲着。我不愿意让她坐牢。我希望他们把她放了，让她赔偿我一笔钱，让她跟我离婚，将我从噩梦中解脱出来。

梦总是会醒的，是不是？

专家解析

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沈会芝：

我们无法追溯吴岩的童年，但能明显感到他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人格障碍，43岁了还没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：找对象，自己没兴趣，但听从父母安排；结婚后姑嫂矛盾突出，没观点，听之任之；行为上和爱人偏差大、冲突多，只考虑自我，像刺猬不改变、不妥协，任由感情受到伤害，婚姻

濒临破灭；妻子出走没有音信，被动等待；妻子和父亲闹出人命，不承担配合调查的法定义务，寄希望于民警能让她多赔点钱并离婚。

我们看到的是吴岩对爱人的怨恨，鲜有他为自己人生、婚姻所作的努力与改变。婚姻作为一种两性关系，不幸多是两人造成的。所以，与其说是妻子的冷酷肢解了他的人生，不如说是不作为、消极麻木的

生活态度和婚姻中不担当的行为，造成了婚姻的不幸，还殃及无辜的老人和可怜的孩子。吴岩要认识到，目前仅仅仇恨、颓废、幻想已于事无补，要深刻反思人生与婚姻失败的自身原因，思考如何学会承担起作为一个成年人、一个父亲的责任，在心理上实现一次成长。只有学会了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积极而踏实地去生活，未来才不会再破碎。